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四十四回 比劍術玄貞子對敵 助破陣傀儡生重來

話說官軍與賊隊兩邊列成陣勢，官軍隊裏一枝梅在先，王守仁在後；兩旁排列著狄洪道、包行恭、楊小筋、周湘帆、王能、李武、徐壽、羅季芳、卜大武，並有牙將偏裨等人。賊隊中門旗之下，立著三個道人。中間一個頭戴“萬”字紫金冠，身穿鶴氅，坐著是四不象，碧眼濃眉，方臉闊口，額下一部虬髯；兩旁有兩個道童，一捧寶劍，一執拂塵，便是徐鴻儒。上首一個非幻道人，下首一個余七。以下又列著十員戰將。只見徐鴻儒騎著四不象從陣中出來，指名與王元帥答話。王守仁也就從陣中到了戰場之上。徐鴻儒在小童手中取過拂塵，向王守仁指手而言曰：“你可是王守仁麼？”王元帥道：“妖道既知本帥的威名，你尚不知斂跡，還敢助紂為虐，這是何故？”徐鴻儒道：“本真人不笑你他事，只笑你太不識時務。寧王謙恭和順，有帝王氣概。我等將欲助彼自立，以代天順民。你等偏不知天時，不順人心，須知興師動眾，徒然勞瘁士卒，使三軍無軻受苦。你既逆天，敢與我真人一決勝負麼？”王守仁大怒道：“好膽大的妖道，敢自搖唇鼓舌，旁若無人！本帥若不將你捉住，碎尸萬段，也不見本帥的本領！”說著，向左右說道：“那位將軍將妖道擒來，以正國法？”

話猶未畢，只見包行恭應聲而出道：“末將願往。”說著一騎馬已沖出陣去，大聲喝道：“妖道快通名過來，本將軍槍下不殺無名之輩！”徐鴻儒道：“本真人看你胎氣不盡，乳臭未干，敢在本真人前耀武揚威！若問本真人大名，乃寧王駕下新封廣大真人是也。你亦須通過名來，好讓本真人送你的狗命！”包行恭聽罷，大怒道：“我乃王元帥麾下指揮將軍包行恭是也。不要走，看我槍！”說著，就是一槍刺去。徐鴻儒不慌不忙，將手中拂塵望包行恭槍下一架，說聲：“來得好，還不給我撒手！”話猶未畢，包行恭手中的槍也不知怎樣的，就落在地下了。

王守仁在陣中看得清楚，吃驚不小，恐怕包行恭有失，正要喝令旁人前去助戰，忽見一塵子從半空中落下，站立徐鴻儒跟前，喝道：“好大膽的孽畜！認得本帥麼？”徐鴻儒此時也正要捉拿包行恭回寨，忽見半空中落下一個道士來攔住他去路，不覺大驚，也大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來擋本真人的去路？可快通名來，好讓本真人取你狗命！”一塵子喝道：“本帥的大名不便與你知道。妖道休得猖狂，看本帥的劍罷！”說著口一張，只見一道白光從口中吐出，登時一口劍盤旋飛舞，向徐鴻儒頭上砍來。徐鴻儒一見，知道是七子十三生中的人物，正欲取劍來架，卻好童子將劍呈上，徐鴻儒急急取過，向空中一拋，喝聲道：“疾！”只見兩口劍就在空中叮叮噹噹斗將起來，好似兩條怒龍在半空中角力：一個是煉就空中之氣，費許多丹藥而成；一個是全憑化外之邪，竟仗此鋒芒抵敵。兩口劍斗了有半個時辰，彼此不分勝負。

忽見河海生又從官軍隊裏出來，走至陣前，也不打話，又從鼻孔中飛出一道白光，直奔徐鴻儒頭上而來。徐鴻儒正欲分劍去敵，那邊非幻道人已將寶劍擲到空中，敵住河海生這口劍，彼此又斗起來。四個人、四口劍，盤旋飛舞，或上或下，或高或低，斗個不歇。

賊隊中余半仙就在這個時節，又將手中的劍向空中一擲，口中說道：“速取王守仁的頭來見！”那寶劍就如能通靈性一般，能聽余半仙的話，即刻飛向王守仁頭頂而來，看看已到，王守仁只見頭上一道白光直望下落，說聲：“不好！”急望陣後退去。忽聽背後鶴寄生一聲說道：“元帥勿驚，自有貧道抵敵。”王守仁聞言，再向空中一看，已見余半仙那口劍被一道白光托住，在半空中亂擊起來。王守仁這纔放心。大家斗了一回，真是個是仙家妙術，正能敵邪。

忽然，半空中一聲響亮，徐鴻儒的劍被一塵子的劍冠去一截，落將下來。徐鴻儒一見大驚，登時說聲：“不好！”即將拂塵向空中一擲。但見那拂塵到了空中，即刻也變了無數的寶劍，一齊去刺一塵子的那道白光。一塵子雖然劍術高明，只因寡不敵眾，到此也有些驚恐。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聽玄貞子一聲喝道，走出陣來，向徐鴻儒用手一指，說道：“妖道，你敢用邪術亂人耳目，待本師前來與你對敵！”說著，鼻中就吐出一道白光，飛向空中。口中又道：“速變速變！快去冠擊！”只看那一道白光頃刻也變了無數白光，先將徐鴻儒那無數的劍迎住。復又用手一指，只見那無數白光中又分出一道白光，直飛至徐鴻儒頂上，即往下砍。徐鴻儒一見，說聲：“不好！”趕著在豹皮囊取出一物，如繡花針一般，放在空中。只見那花針迎風一晃，登時就如一根鐵杵一般，在空中迎住那道白氣。此時半空中煞是好看：忽如群龍戲海，忽如眾虎爭山；忽如萬道光芒，半天飛繞；忽如一條白練，橫上雲衢；忽疾忽徐，或分或散；比之昔日公孫大娘舞劍，殆有過矣，無不及也。

彼此又斗了一會，只見玄貞子將大袖一拂，口中喝道：“還不代我歸來！”那聲道罷，那徐鴻儒的拂塵竟收入玄貞子袖內。徐鴻儒大驚，暗道：“不好！”即將豹皮囊內所藏的溫風扇取出，向各人一扇。玄貞子知道這溫風的厲害，當下便說道：“好妖道，本師暫且回營，我今日權寄下你的首級，十日後當來破陣便了。”徐鴻儒見他不戰，也就將溫風扇收回，當下說道：“你莫謂將本真人的法寶收回，以為無濟，須知本真人法寶甚多。今日且各罷戰，十日後當等你前來破陣便了。”說罷，兩邊皆鳴金收軍，各人也將寶劍收回，一霎時天空雲淨，殺氣消滅了。

王守仁率眾將收軍回營，眾將稍歇片時，王守仁便傳齊眾將，並請到七子十三生計議道：“吾觀徐鴻儒雖然左道欺人，也算是術技精明，不易破敵。方纔看他那種法術，若非諸位仙師在此，本帥又為他所算了。但現在諸位仙師雖已允他十日後破陣，溫風扇既未盜回，光明鏡亦未送到，除此二者，斷不可破那妖陣。若余秀英不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”玄貞子道：“元帥但請放心，貧道早料余秀英與徐鳴皋有姻緣之分，他必將光明鏡送來。只要元帥于他面求時，元帥答應他事成之後，准他與徐鳴皋正配姻緣，他斷無不竭力之理。但俟秀英將此鏡、扇兩物送來，那時便可破陣。”王元帥道：“徐慶前往九龍山調取伍天熊夫婦，又不知何日可來？”玄貞子道：“這更不煩心，不過五日後便到此地。貧道明日還要著焦大鵬回去，將他兩個奔子孫大娘、王鳳姑二人調來，幫助元帥立功的。”王守仁道：“似此則焦義士回去，又于何日可來呢？”玄貞子道：“他卻更快了，雖不敢謂朝發夕至，極遲也不過三日，便可齊來。”王守仁道：“一切總賴仙師之力，以助本帥誅討叛藩，破除妖道。”玄貞子道：“貧道等敢不盡心。”

大家正議論間，忽見帳下走進四個人來，一路笑道：“元帥久違了！元帥勿懼徐鴻儒、非幻、余七難除，非非陣難破，某等特地前來，以助元帥破誅妖道，建立大功。”王守仁細細一看，內中只有一個認得，卻是傀儡生，其餘三人皆不曾謀面。心中暗想：“光景這三人也是他們一流。”因即站起身來迎道：“荷蒙仙師降臨，以助本帥一臂之力，非是本帥之幸，實乃國家之幸也！”說著，傀儡生等四人已至帳上。王守仁讓了坐，傀儡生四人又與玄貞子等八人說道：“你等來得好早呀！”玄貞子道：“總不似你們遲遲吾行。若再不來，我要預備去奉請了。”傀儡生道：“早到與遲到同一到此，只要不誤正事，又何必定分早遲？而況有大師兄在此布置一切，我等就早日到來，亦不過聽其指揮而已。今日到此，從此當聽驅使便了。”玄貞子笑道：“你此時來得卻好，我卻有件要緊的事，非你去不可。”不知玄貞子說出什麼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